

鄭復軒

回憶抗戰期間家父的一次危險任務

前言

頃閱「中空」月刊第八四六期，李崇善先生撰寫「悼念衣復恩將軍逝世五周年」一文，內文談及衣將軍於空軍遺囑及遺囑之後的豐功偉績，因而回憶在對日抗戰期間，家父鄭以仁曾與將軍共同合作駕駛空運機，飛湖南芷江機場，完成運輸人員補給糧餉給駐地官兵的危險任務。這一段回憶算是衣將軍於抗戰及來臺後建立的千萬件功績中之一。

家父鄭以仁於民國二十六年畢業於中央航空學校六期轟炸科，適逢中日抗戰，曾調轟炸部隊駐江西省南昌機場，與河北省張家口機場，曾執行轟炸上海黃埔江日艦，以及支援地面部隊對日作戰，獲得功績。民國二十八年調四川省成都簇橋太平寺機場「空軍軍士學校」（訓練飛行員）飛行教官；民國三十二年調往位於成都近郊鳳凰山機場新成立的空軍空中運輸隊（簡稱「空運隊」）任飛行員，時任隊長為衣復恩。先期接受駕駛訓練，適後飛重慶與大西北地區執行人員補給任務。

經過

對日作戰進入民國三十二、三十三年，是最艱辛的階段，尤其空軍最先使用的霍克機，稍後的俄製-15、-16，難以對抗日本「零式」機，失去空中優勢。湖南省方面日軍於民國

三十二（一九四三）年積極要攻佔常德地區，常德位於湖南洞庭湖沅江出口，水陸交通方便，日軍若取得常德，則可封鎖長江上游，威脅陪都重慶，因而國軍必須保衛常德。由國軍第七十四軍王耀武將軍所屬五十七師奉命迎戰，此為「常德會戰」，戰況激烈，雙方傷亡慘重。國軍終因武器裝備較差，彈藥不足而失守。之後，國軍五十八軍在軍長魯道源將軍指揮下，強渡沅江，配合美第十四航空隊及我空軍協同作戰，奪回常德，爾後又有一湘西會戰，獲得勝利，國軍保有湘西地區，包括常德、辰溪、芷江一大片地區。芷江機場駐有空軍部隊與飛機，其糧餉補給品有賴空運隊飛機每月運送上空，將暴露於日軍高射砲轟擊及零式機攔截的危險中，是一段非常艱險的航程，給空運隊駕駛莫大威脅及精神壓力。

民國三十三（一九四四）年約六、七月間，我就讀流亡學校國立六中初中部二年級，因身體瘦弱，伙食缺乏營養，染上肺結核，休學回家休養。有一天夜晚看到母親暗自飲泣，淚流滿面，祖父也愁容不展，靜坐客廳。我趨前探詢，祖父告訴我：「你父親要飛到湖南芷江，據說前兩次運輸機遭日軍擊落，這次任務非常危險，上面派你父親與隊長駕運輸機前往芷江運補，詳細情況，你父親不願多說。」聽了這個消息，我頓時感到憂慮，關心父親安危。第三天，父親要出門歸隊執行任務，祖父及母親帶著我及弟妹送出院外，揮手道別，母親掩面哭泣，全家籠罩著愁雲慘霧。

過了兩天，下午我與弟妹們在後院玩耍，忽聽一陣轟轟的飛機聲從遠而近，一架C-47運輸機從我們家屋頂上空飛過，高度很低。我興奮高喊：「爹爹（祖父）、媽媽、爸爸飛回來了。」當兩位大人趕出來，飛機已飛走。看到兩位長輩喜形於色，興奮之情溢於言表。當天晚上父親回來，在飯桌上告訴我們大概的任務經過：美國當年贈送C-46、C-47運輸機（當年父親稱「大達機」、「大鼻機」，但我不能解其意），組成中華民國空軍惟一的一空中運輸隊，由航校五期畢業的衣復恩任隊長，父親是飛轟炸機，故奉命自空軍士校調空運隊。駕駛訓練結束後，開始出任務，運送人員、補給品到重慶、甘肅蘭州、新疆哈密、雲南昆明等大西北地區，但最危險的是每月運補人員、糧餉到芷江機場。最近連續兩架運輸機被日軍擊落，給衣隊長很大壓力。於是決定由他本人，並挑選技術高超且資深的飛行員，也就是家父，共同執行運補芷江機場的任務。為免重蹈覆轍遭日軍擊落，乃改變策略，先由成都飛重慶，改為夜航，自重慶起飛直飛芷江機場。深夜起飛，算好航程時間，抵達芷江機場時正好是拂曉時分，可目視降落。當年C-46運輸機既無雷達，也沒有無線電導航設備，僅憑方向儀與羅盤輔助，全賴兩位駕駛員優異的駕駛技術與飛行經驗來完成這趟艱鉅的任務。當飛過淪陷區上空時，地面日軍探照燈及高射砲密集射擊，他們飛得很高，砲彈在飛機下方，或在週邊爆炸，情勢非常危險；但未見零式機升空攔截，大概是因為沒有夜間作戰的設備吧。第二天返航也是深夜起飛，亦遭日高砲射擊，順利降落重慶白市驛機場後，再於日間飛回成都，圓滿完成任務。

結語

家父於民國三十四年七、八月考進空軍參謀學校，離開空運隊。剛離開空運隊，未久，日本即無條件投降。抗戰勝利後，美國將大批C-46、C-47機贈送我國，空運隊大幅擴編，

成立空運第十大隊，而後又增加空運第二十大隊。父親如仍在空運隊，最少可當中隊長或副大隊長。惟官運不佳，無意仕途，雖民國三十五年自參謀學校畢業，派任南京空軍總部科長

，而後派任湖北漢口空軍第四軍區司令部科長。來臺後，他不喜歡官場文化，不願當官，喜歡過農民生活，因此拒絕長官提拔晉升高階，請調擔任東港參謀學校教官。而後在臺中郊外

購置山坡地種植果樹，還飼養蜜蜂百餘箱，悠閒於果園，度日於蜂場，自得其樂。提前於民國四十五年退休，定居臺中。於民國八十五年五月二日因攝護腺癌病逝臺中榮民總醫院。

憶抗戰——一位空軍老兵的回憶

蕭文

趙雲芳先生於民國六年出生，民國二十三年十七歲時，參加空軍，擔任飛機修護工作，在空軍服務超過四十年，修護過的飛機，從早期的霍克三，蘇俄的I-15、I-16，美國的P-40、P-51，到F-84、F-86噴射戰鬥機。民國六十五年以一等士官長的階級退休。

他告訴我，早期的飛機沒有電動開關，起動前，需要地勤人員用很粗的橡皮繩綁在螺旋槳上，用力拉，螺旋槳才會轉動。

對日抗戰期間，他正在空軍服役，他是對日抗戰的見證人。談到對日抗戰期間的飛行員，趙先生說：「我們的飛機數量沒人家多，沒人家飛得快，機關槍的射程不如人家的遠，我們打不到人家，人家卻打得到我們，這個仗怎麼打？打這個仗要有相當的勇氣！他們真了不起！」他豎起大拇指。提到陳懷民的那句話「每次飛機起飛的時候，我都當作是最後的飛行。與日本人作戰，我從來沒想活著回來！」他說：「他是真正的英雄！」他記得，有一次，一位地勤人員告訴一位飛行員，飛機油箱未裝滿油，這位飛行員回答道：「我不期望能回來！」趙先生說：「由此可知，抗戰期間，空軍士氣之高昂。」趙先生又說：「我看過不少空戰，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南京，劉粹剛面對

性能優異的日軍九六式戰鬥機，他沉著冷靜，以卓越的飛行技術，漂亮的飛了三次英麥曼迴旋，扭轉不利的局面，擊落日機。」

他說：「我們的飛機沒人家飛得快，但是日本的四大天王，三輪寬少佐、山下七郎大尉、潮田良平大尉和南鄉茂章大尉，都是最優秀的飛行員，在短短的一年時間內，都喪生於中國戰場，足見我們的空軍表現得不同凡響。」

他說：「當時由於儀器不發達，日本轟炸機轟炸南京時，飛得很低，否則，彈投不準，我們的飛機從高空俯衝下來攻擊日本轟炸機。」

有一件令他印象深刻，卻也相當痛心的事。在南京，一位廣東籍的飛行員，不會講國語，因飛機中彈跳傘，落地後，滿臉是血，他對著圍上來的農民講廣東話，這些農民沒聽過廣東話，以為他是日本人，當場用木棍將這位飛行員打死。這些農民說：「我們看到敵人為什麼不打？」由此可知，當時民眾對日本人的怨恨。我問他那位飛行員的名字，他說不知道。在漢口，他看過中蘇空軍飛行員聯合作戰的場面，他說：「俄國飛行員是不離開飛機的，他們下飛機後，就在機翼下休息，一旦有事，可以迅速上飛機起飛，以爭取時間。」

提起徐煥昇將軍遠征日本，他有深刻的印象，他說：「馬丁機的導航設備不是很好，那一趟航路又遠，不確定因素又多，且大部分的航程是海上飛行，又是在晚上，這是相當難飛的任務，當時的中國空軍欠缺海上飛行的經驗，徐煥昇能夠準確的飛到東京，完成任務，他的飛行技術真高超！」

有一次，我拿一張照片給他看，他一眼就認出來，這是高志航，那是李桂丹，他說：「我見過他們，由於空地勤的任務不同，未曾與他們說過話，與他們有段距離。」他是目前少數見過高志航與李桂丹的人。

他說：「我們的武器不如日本人，我們憑的是這些年輕人強烈的國家觀念以及意志力，這個強烈的國家觀念以及意志力是蔣委員長『抗戰到底』決心的支柱。」

別看他九十四歲的高齡，走路很穩，不用拿拐杖，記憶力也不輸人，他能說出一「四大天王」的名字：高志航、劉粹剛、樂以琴、梁添成。有一次我跟他聊天，聊到三國演義周瑜與諸葛亮鬥智，我說「周瑜盜書」，他立刻更正：「是蔣幹盜書！」

提起抗戰，他說：「當時大家團結，向心力很強，雖然我們常打敗仗，但是士氣高昂，讓人覺得最後的勝利是我們的。」

抗戰，那是個悲壯的時代，是個英雄的時代，是一首中華民族的悲壯史詩，那些殉職的飛行員是趙先生心目中永遠的英雄。